

吕 贵 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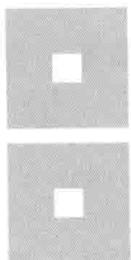
丁香花开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吕 贵 品
著

丁香花开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丁香花开 / 吕贵晶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16. 4

(吕贵晶诗文集)

ISBN 978-7-5507-1597-4

I. ①丁… II. ①吕…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517号

丁香花开

Dingxiang Huakai

出品人：聂雄前
责任编辑：涂俏
责任技编：蔡梅琴
责任校对：万妮霞
装帧设计：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海天出版社
地 址：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518033)
网 址：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印 刷：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6.5
字 数：200千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4月第1次
定 价：2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谎 岩.....	001
看黑暗.....	005
人与黑鸟.....	010
丁香花开.....	016
谋 杀.....	020
青花瓷水缸.....	024
半拉耳朵.....	029
我爱汪汪.....	032
赤 绳.....	037
五 常.....	042
晒太阳.....	050
吾娘吾师.....	056
校园枪声.....	062
性梦幻.....	067
香水莲花.....	072
博士笔.....	077
哭 坟.....	081
大英雄.....	085

巨白蚁	088
度大望	092
蠕 动	097
屁股丢了	102
妖裙飘飘	106
阿 福	110
大满足	114
鼻 渊	118
唏嘘之声	122
残琴潇潇	127
小病船（病房夜魔之一）	133
巧哭丧（病房夜魔之二）	136
红病毒（病房夜魔之三）	140
达摩兰（病房夜魔之四）	144
革命者四海为家	147
蜜枣不甜	149
雌雄黄花梨（一幕多场实验剧）	152
裸体的鱼（八场实验诗剧 又名《悬浮》）	
	193
好汉吕贵品	徐敬亚 223
在思想深处 在空灵之内	苏历铭 253

谎 岩

我在银川时碰到的事件。人类在一块块岩石面前听历史大课，因为人类活不过石头，石头说什么人类就只好信什么，那么一块能说谎的岩石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时间：2003年至2004年

地点：宁夏贺兰山东麓

人物：程遥（化名）、贺小兰（化名）

事件：

程遥从拘役所里出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再看一看这座大山，找寻大山的真面目。当他靠近大山见到那块巨大的岩石的时候，他愕然，他惊恐，他目瞪口呆被眼前的景象搞懵了。

谁能说清楚一座大山，山是一个站立的海，浩渺得深不可测。面对一座大山谁都会坚定不移地认为，山有宝藏，山里面肯定埋藏着许许多多的东西，即使是一座荒山也是如此。

西部大漠之边的贺兰山，并不很高，历史却很悠长，岳飞一生的郁闷，就是没有搬块贺兰山的石头回家，只好为这山脚下泥浆翻滚的黄河写了《满江红》。程遥上中学时就熟悉岳飞，就曾登上贺兰山顶，高诵：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为岳飞的哀伤而感慨，为自己的未来而展望。程遥高中毕业后，父亲在旅行社给他找了份导游工作，每个星期都要带团到贺兰山观光。最值得一提的是贺兰山东麓自北向南的山沟岩壁上刻了许多的岩画，有太阳、人物、动物、车辆、武器、植物……冰冷而默然的石头传出嘶鸣、呐喊和哭声，飘出烽火和硝烟，还有烤肉的味道和鲜花的芳香。

贺小兰是宁夏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当老师教西夏历史。贺兰山的岩画使贺小兰产生浓郁的兴趣，经常带学生到岩画现场参观、讲课。有一天在翻石沟附近程遥见到了贺小兰，程遥向游客们讲解一幅岩画，说人群狩猎的是一只羊，贺小兰在旁边反驳道：错了，是头鹿，请看这角分了叉。程遥就这样认识了贺小兰。

贺兰山的阳光灿烂得十分寂然，站在这光芒淋漓的山谷之中，听到石头的寂静是一片金黄，树吟鸟鸣都响彻着黄灿灿的金属声音。贺兰山神秘之处就在于整座大山是飘浮的，在辉煌的阳光中移动，那孤烟却是直入蓝空，那悠远的蒙古长调也凝固成岩石闪耀金光。程遥与贺小兰的爱情在贺兰山麓也唱起了幽怨的长调。程遥走近贺小兰就如同走进了贺兰山，他感受到了动和静，冷和暖，远和近，硬和软，人间的爱情就是一座贺兰山，贺小兰就是一座贺兰山。程遥想起了岳飞的英雄气概，他要：踏破贺兰山缺。

每当程遥望着贺小兰的身影消失在贺兰山中，程遥想：贺小兰最爱我程遥还是最爱岩画，程遥想做一件事让贺小兰顿悟，也让世人知道历史原来如此。程遥开始准备了，准备创造历史。

这一天，很寒冷，天空下起了大雪，没有人上山了。程遥骑着自行车，跑了四十多里路来到了贺兰山东麓，在岩画群边上的一个山沟里，找了一块比较隐蔽的岩石，先用粉笔画了一个非马非人非鹿的怪兽图案，左手紧攥凿子，右手抡起铁锤，凿刻了起来。叮当叮当的声音在山谷间流淌，潺潺流向历史的大海，程遥觉得十分入耳，他想起了贺小兰这位古典音乐爱好者提到的奥地利一位大师海顿，写了一部作品叫《创世纪》，尽管他没听过，他想一定跟此刻自己创造的声音差不多。三个小时后，那幅岩画凿刻成功了，他又用泥巴擦了几遍图案，不见新刻痕迹。于是一

只拙中见巧的怪兽，爬在岩石上，嘴紧闭着，一声不响。程遥满意了，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他从大山里退出来，消失在城市的灯光里。

几个月过去了，社会没有什么动静，程遥也没有听到关于发现新岩画的消息。由此他对整个贺兰山岩画都产生了怀疑。这岩画是一个叫李祥石的人进山发现的，经过李祥石对那些岩画进行考察、拍摄、整理，于1984年在银川的报纸上首次报道出来。一部包蕴了几千年北方草原民族的壮阔历史的画卷，被一个李祥石在不经意中揭开了，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干什么去了？今天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但这些岩画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凿刻的，还是个谜。世界竟然如此荒诞。程遥有些愤懑，同时还有些得意，自己不也是轻易地给历史写上了一笔。

程遥抑制不住自己的得意，多少次他想向贺小兰说出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历史是一个发酵的过程，时间久一些才是好酒。几次陪同贺小兰看自己的杰作，贺小兰也没看出来，反而还夸这幅岩画挺现代的。一年之后，有一段日子里程遥总是做梦，那岩画上的怪兽总闯入他的梦里，把他咬得遍体鳞伤，他觉得这是一种预示，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决定要把这件事告诉贺小兰。

为了证明那幅岩画是自己的大作，程遥把那张事先设计好的怪兽图案揣进兜里，邀请贺小兰上山了。他把小兰领到他凿刻的岩画边上，掏出那张画着怪兽的纸，挥舞着高声宣布：这是本人的大作，这一年多来人们不是同样把它当作文物来沐浴历史的瑰丽之光，小兰，看到了吧，什么是历史，不要再对它们顶礼膜拜了，这老实的石头也会说谎。话语之间，程遥的手拍打着那块岩石，嘣嘣的声音在山谷中回响。

贺小兰愣住了，她想不到程遥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程遥欺骗的不是她一个人，是整个社会，程遥还污蔑自己神圣的职业，历

史是伟大的，程遥竟敢玩弄历史。贺小兰感到眼前这个人太可怕了，她像陌生人一样看着程遥，从嘴里狠狠地挤出了两个字：骗子！扭头弃他而去。

玩笑开得有些大了。程遥十分懊恼，几次找贺小兰解释，贺小兰就是不予理睬。程遥想来想去，觉得错全在自己，要解决问题只有改正错误。程遥又一次拿起了凿子、铁锤跑到山上，在那块岩石上叮叮当当开工了，他要把那幅怪兽的图案凿掉，他要恢复那块岩石的本来面目，以此向贺小兰证明自己承认了错误。

叮当叮当的声音尖锐刺耳，又传得很远，整个大山都屏息听那个声音，凿刻在进行，岩石在不断地剥落，山在摇晃，山上山下的人都寻声而来，看到这一幕，人们异常愤怒，说程遥是个疯子，是大坏蛋，是千古罪人，把他抓起来，惩罚他，枪毙他。他站在一块石头上大喊着，为自己辩解，说这幅岩画不是历史，是自己凿刻上去的。谁也不信，因为没人能证明程遥伪造岩画，却有这么多的人看到他破坏岩画。

一声声更尖厉的声音到了，程遥被押上警车。依据《银川市贺兰山岩画保护条例》及《刑法》，即使岩画是程遥自己凿刻上去的，但砸毁那块岩石也是有罪的，所以程遥以故意损毁文物罪，被判拘役六个月。

六个月后，程遥从拘役所出来了，他又来到这座大山面前，走进贺兰山里他惊呆了。他吃惊的是他看到他砸毁的那幅岩画又被修复了，岩画上的怪兽和他原来刻的有一点不一样，那怪兽的嘴张开了，从那嘴里发出了一些声音，程遥听不清楚，把耳朵贴近岩石上的怪兽，仔仔细细听，还是没听懂。

一座大山，谁能说得清楚。

2011年6月1日追记于宁夏银川

看黑暗

前些年，在北方有一种冬天储藏蔬菜的地窖，人们叫菜窖，菜窖给北方人带来生活的殷实和欢乐。那时集体户的恋人没地幽会，他们或者草垛，或者野地，或者粮仓，或者菜窖。这次讲的这个真实事件，就发生在菜窖里。

时间：1975年冬季

地点：吉林省辉南县板石沟公社知青集体户

人物：赵敏、喜子、小珏、莉莉

事件：

佛说，在黑暗里不要说你什么也看不见，实际上你看见了，你看见了黑暗。

小珏和喜子在菜窖极度的黑暗里，如佛所说看到的黑暗非常清晰，最初看到的黑暗是一层柔美的纱，眼前的物件不再以色彩迷惑人，而是以其轮廓若隐若现，再仔细看下去，黑暗里的一切以及那一切的本来面目就清清楚楚了。当人类用心去看的时候，看到的是事物的本质。黑暗里小珏和喜子开始真正注视自己的生命，两人看到了对方赤裸的肉体闪耀着光芒，看到了肉体的柔嫩和弹性，看到了肉体涌动的红潮和喷射的白浆，看到了欲的激情和死的战栗，确切地说看到了生命的本质。

在黑暗的光明中，两人用手去看对方。喜子发现小珏的皮肤毫无瑕疵，滑腻细嫩。喜子从小珏的脚开始向上抚摸和探视，越往上那双手越发专注，越发驰情，小珏太完美了：腿多么修长，双手在腿上有走不完的路程；腰非常纤细，双手在腰部可以合拢起来。小珏玲珑的乳房晶莹剔透，喜子双手要捂住那光，双手却

被那光融得通透，变得异常绵软，异常柔润。喜子这双异常的手把小珏抚摸得骨软筋酥，瑟瑟发抖。依偎在喜子宽厚的胸膛里，小珏感觉到黑暗已不存在，光明也不需要存在，自己身体的每个毛孔都能看到喜子，看到喜子矫矫的雄姿，看到喜子生命的一切。

两人在黑暗中进行着一丝无挂的彻底交融，达到了无拘无束的全面释放，如同小珏的“珏”，两块玉合并了，成了一个字，这个字堂堂正正地站在了典籍里。两个人的生命和激情化作了涓涓液体，喷射出来又融汇在一起。

当两人性欲高潮几番迭起之后，喜子去开沉重的水泥板制作的菜窖盖时，发现被牢牢锁住了，什么时候锁上的，两人谁也不知道。两人呼喊，两人烦躁，两人等待，两人静默，在菜窖的黑暗里，两人度过了多长时间，已经模糊，外面阵阵爆竹声隐约传来，两人猜想此刻不是年三十，就是年初一，集体户的同学们都回家过年了，不会有人来开菜窖，两人感到十分绝望，这种绝望比黑暗还要黑暗。两人感到这菜窖就是地狱，就是两人永久的坟墓，同时也感到这菜窖又是两人温暖的家。

两人开始了菜窖里的黑暗生活，在黑暗中过年，在黑暗中享受光明。两人熟悉了黑暗，喜子在黑暗中可以准确无误地摸到小珏的乳头，小珏随意一抓就可握住喜子的根茎。两人在菜窖里度过了三天，也许是五天或者是七天，下面的日子里两人渐渐觉得呼吸困难了，菜窖里的氧气越来越稀薄，两人用菜窖里最后一点氧气，平静地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完：

喜子说真心话，你喜欢赵敏吗？

喜子就喜欢小珏！

那你还送赵敏一把伞。

那是因为下雨。

我觉得赵敏一直还爱着你。

不管她，我只爱小珏。

我觉得赵敏一直盯着我们。

不管她！

喂，你说莉莉锁菜窖时怎么没发现我们？

这是命。

莉莉人怎么样？

我觉得莉莉比赵敏好。

咱们过年没回家爹妈一定很挂念。

一定很挂念。

我真粗心，带的火机里面没有火石。

没有用了，什么都没用了。

两人的语言在黑暗中燃起一点光亮，可这点光亮也慢慢熄灭了。两人什么也不说了，赤裸着接着吻拥抱着。喜子找了一条草绳子，把自己和小珏缠绕了无数道紧紧捆在一起，企望两人永不分开，粗糙的绳子把小珏嫩嫩的皮肤划破了，流出血来，小珏没有感觉了。喜子听到小珏流出的血发出黏糊糊的声音，那声音里有混浊的哭声还夹杂着两个音节：赵敏。赵敏。

春节过后，又过了正月十五，到了正月十六这天集体户的全体知青回到了农村，回到了户里，莉莉做饭，开锁掀开窖盖，下到窖底，一下子惊呆了，莉莉发出几声嚎叫蹿了上来。

喜子和小珏赤裸美丽的躯体僵硬了，造型非常优美，是一座震撼人心的艺术塑像，令现场的人们不忍心去看又渴望去看。当人们去解喜子、小珏身上的草绳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一股小风吹刮来，旋转着，将雪片一个劲儿往菜窖里吹。奇怪的是那雪片落到人的脸上身上立即变成水滴，可落到菜窖上面和落进菜窖里的雪片竟然不化，脚踩上去很有弹性，留不下脚印。全

户的知青们在这大雪里悲痛低泣，大家都在回想着小珏的柔善和喜子的厚道。户里痛哭得最厉害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莉莉，她恼恨自己为什么锁菜窖时不下去看看，是自己害死了喜子、小珏，她靠在门框上泣不成声。另一个是赵敏，她先是哭得昏厥过去，醒来后她却平静了，她把别人都赶出屋，找出喜子、小珏的衣服给两人有序地穿上，倒了盆温水，洗了一条新毛巾，给喜子、小珏轻柔地擦拭着脸，擦拭全身，又找了把梳子给小珏缓慢地梳理着头发，最后她把脸轻轻贴到喜子的脸上，在喜子的耳边说了许多许多话，其他人离得远，都没听清她说些什么，全户的知青都知道她爱喜子，追求喜子，和喜子好过，都很理解她。

赵敏给喜子、小珏梳洗好，穿好衣服后，走出房间，坐在门口的木凳上，一直不说话，眼睛望着远方。三天后小珏、喜子家长来到户里，和生产队领导商量把小珏、喜子合葬在集体户后面的山坡上。下葬的那天下午，小珏、喜子的亲属好友和生产队、集体户的人群参加了简陋的追悼会，当时哭声一片，天空依旧飘着鹅毛大雪，雪片裹挟着哭声，把天空飘得满满的。在这平缓的哭声里，突然冒出几声女人的尖锐的叫声，人们看到赵敏狂喊着冲出人群，向大山跑去，她疯了，疯得很彻底。

以后每年的正月十九，在小珏、喜子的墓前就有一个疯女人的身影出现，那是赵敏。她手捧一束绢花，嘴里始终喃喃自语，总是重复一句话：我看见了。我看见了。说话的同时赵敏眼睛一片茫然，眼球的瞳孔扩散得很大，有人说在这个时候看赵敏放大的瞳孔，里面有喜子、小珏的身影。

赵敏彻底疯了，谁都不知道她疯的真正原因，独有她自己心里清清楚楚。那天中午，赵敏上仓库收拾农具，突然看到喜子、小珏悄悄从户里走出来，赵敏立即躲在柴火垛后面，远远地看着喜子、小珏钻进了菜窖。她爱喜子，看到这种情形，她内心非常

难过，充满了愤怒和嫉恨，她想冲过去，克制了自己。她正准备离开，又看到了莉莉匆匆忙忙走过去，把莱窖盖锁上了。下午集体户全体知青放假回家过年去了。可是她，就是没有走过去……

赵敏疯了，是因为在阳光下她什么都看见了，而实际上她又什么都看不见。

佛说：眼看是色，心看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2011年5月1日追记于深圳景亿山庄

人与黑鸟

这是发生在中国西部农村的一个真实事件。政府为了解决百姓用水难的问题，拨款建设蓄水用的水窖。平平静静的水窖，也能掀起惊涛骇浪，完全是因为人内心的浮躁和不安在推波助澜。人性中的狭隘、猜忌、嫉妒是人类的大疾病，能毁灭一切。像本事件中美丽的女孩宝芝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都喂养了一些黑色的鸟。

时间：2004年冬

地点：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六十里店

人物：宋宝芝、宋东林、王小良、王庆禄

事件：

一大清早，有一只鸟勇猛地撞向了王庆禄家的房檐，一滴鲜艳的血慢慢飘落下来，大片的黑色羽毛四处翻飞，有一根红丝绳随之飘落，落在黑色羽毛之中，红色格外耀眼。此刻，屋内王庆禄全家人都听到了雷声从远方滚滚而来。王庆禄的二儿子王小良跑到屋外一看，天空却旭日冉冉，一片晴朗。

王庆禄宅子对面有一户人家，五口人，当爹的叫宋东林，生有三个女儿，分别起名为玉芝、桂芝、宝芝。三个女儿中就数这小女儿宝芝最出众，不仅长得漂亮，还很伶俐，但有一条不好就是任性。方圆几十里的百姓都知道宋家的三女儿很神，因为她很会养鸟，还懂鸟语，她家院子里每年都有燕子做巢，喜鹊登枝，乌鸦落地，那鸟总是络绎不绝。只可惜这三女儿宝芝一个月前离家出走，全家人找遍四野，报告公安还是杳无音讯。奔她而来的那些鸟也都发出哀鸣，纷飞他乡，偶尔也有几只鸟飞回来，落到

宋家院子里的树枝上进行探视。独有一只鸟，始终不离宋家，在宋家的房前屋后飞来飞去。这鸟只有一只脚，因为残疾，宝芝对它照顾得特别细心，经常给它吃点小灶，还把自己的红头绳分开一根丝线系到这鸟的翅膀上。往常宝芝站在院子里，一抬胳膊，这鸟就落到她的臂上，叽叽喳喳地叫着，宝芝管这只鸟叫小可怜。

宝芝不见了，小可怜就更加可怜了，它由于残疾，野地里找食不方便，每天总是吃不饱。这一个月来小可怜的叫声都变了，不再那么清脆，沙哑的声音很长，像人的哭声，很凄凉。尤其是在这个干燥寒冷的冬天，这沙哑的鸟声一叫，立刻就刮起刺骨的北风，风里还旋起一些沙尘，围绕着王家和宋家两栋房子，旋转着刮个不停。

王、宋两家人过去相处得很好，两家房子的距离只有六十多米远，门对着门。王家生了两个儿子，宋家生了三个女儿，两家都有想结为亲家的意思，可一年前因为建水窖的事情，两家闹掰了，相互视若仇敌，不再往来。

一年前夏季的一个晚上，村委会开大会，王庆禄任村副主任，主动将政府拨款为村民建水窖的指标让给了自家的对门宋东林，表示等政府下一笔款拨下之后自己家再建。那个晚上的月光如水亦如酒，王、宋两家都陶醉在清凉而甜美的月夜里，原本荒沙地带，出现了一片蛙声，远方的芦苇花浩荡怒放，把夜空映照得如同白昼，王、宋二人肩并着肩一同走向各自的家。

王庆禄高兴的是自己又做了一件好事，利人利己，把水窖让给了邻居老宋，一来讨好老宋，将来把姑娘嫁给自己的儿子，二来是邻居，离得近，自己家也可以用上这水窖的水。宋东林高兴的是自己家有水窖了，这个水窖是老邻居让给自己的，庆禄这朋友没白交，够意思。一个星期之后水窖建成了，王庆禄还买了两

车水给宋家水窖灌进去。清涼涼的水中漂浮着天上的月亮，闪闪烁烁的星星撒满一水窖，宋东林坐在水窖口上看着水中的自己，觉得自己上天了，一张笑脸在水中晃来晃去，心里那个乐啊。

王、宋两家的乐没过多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谁也没有想到，第二批建水窖的款一个半月之后政府又拨下来了，而且是建密封式的高档水窖，每个水窖配装一台抽水机，用水时一按电钮水就哗哗地流上来，不亚于城里的自来水。建这种水窖的指标落到了王庆禄的头上了，这超出了王庆禄的意料，想不到好事来得这么快。问题不是出自于这个快，而是出自于王庆禄无意中吹牛皮的几句话上。

这天晚上宋家三姑娘宝芝手中拿着一只小鸟来找王家二儿子小良聊天，走到门口听到王家聊的天已经聊得广阔无边。王庆禄“吱”一声喝光了一杯酒，得意地说：我，早看到了这步棋，先让他宋东林一步，给他只兔子，我再迈第二步，牵头肥牛，咱这个水窖比他老宋家的大两倍，还配有电机，哈，哈。王小良随声附和：爹，你是当代诸葛亮，他们家一群笨蛋。王庆禄老婆说：他们家怎么能和咱家比，生孩子也是一窝母夜叉，没一个带把的。宝芝在门外听到这些，心中黯然神伤，觉得王小良平时对自己的好都是装的，这一家人怎么这么坏呢。这时宝芝手中的鸟叽喳乱叫一通，扑棱棱，扑棱棱，挣脱开宝芝的手飞走了。门外的鸟声惊动了屋里王庆禄一家，王小良跑出来的时候只看到了宝芝的背影。

宝芝跑回家后把刚才听到的做了一番添油加醋的细述，宋东林听完以后，久久沉默，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有些微微抖动，最后站起身来看着眼前的四个女人，叹口气说：人心隔肚皮啊，他老王在我面前当了一辈子王，经常算计我，是啊，人家说的没错，生孩子我也生不过他，你们这些臭丫头片子，有什么用。